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六十三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八十二年四月

漢武帝在馬邑之役中的角色

邢義田

《新序・善謀下》謂：「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武帝自將師於馬邑一事不見於《史記》、《漢書》。漢代皇帝除爭天下之高祖與光武，從無領兵親征者。如《新序》所言不虛，武帝乃唯一例外。漢代皇帝與軍事之關係若何，倘欲深論，則武帝是否曾親赴馬邑，不可不辨。本文即針對此一問題略作討論。《新序》所載當有所本，唯無他證，尚難一言而斷。《史記》、《漢書》不載，或係有意爲武帝諱。

元光二年六月，因王恢之議，漢以三十萬衆，五將並出，伏馬邑，計誘單于。是役，因單于察覺脫走，漢衆無功而退。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自殺。此事見諸《史》、《漢》。《漢書・韓安國傳》並詳載韓安國與王恢於朝中辯論和戰一事。此一辯論不見於《史記》，卻見於《新序》。因《新序》所載與《漢書》十分接近（參本文附錄九），過去學者多爲辯論吸引，除據以考證班固嘗採《新序》著《漢書》，幾無人注意《新序》有一《史》、《漢》所無，卻十分重要處，即「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卷十，〈善謀〉下，頁17上）十六字[1]。

此十六字，語意清楚，謂武帝嘗親率兵，埋伏馬邑，誘陷單于。此句各本皆同，無版本問題。句首言「自將師」，著一「自」字，爲武帝親自將師，不可能有別解。因漢代皇帝除爭天下之高祖與光武，從無領兵親征者。如《新序》所言不

1 經查下列著作，皆不曾提及此一差異。盧文弨，《群書拾補》；孫詒讓，《札迻》；王先謙《漢書補注》；錢大昭，《漢書辨疑》；錢大昕，《廿二史攷異》；沈欽韓，《漢書疏證》；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梁玉繩，《史記志疑》；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廿二史劄記》；楊樹達，《漢書窺管》；王叔岷，《史記斠證》；陳直，《史記新證》，《漢書新證》；蔡信發，《新序疏證》；梁榮茂，《新序校補》；蒙傳銘，〈新序校記〉；張維華，〈論漢武帝〉；凌稚隆，《史記評林》、《漢書評林》；吳汝煜，《史記論稿》；聶石樵，《司馬遷論稿》；劉乃和編，《司馬遷和史記》。

虛，武帝乃唯一例外。漢代皇帝與軍事之關係若何，倘欲深論，則武帝是否曾親赴馬邑一事，不可不辨。其中首要問題當在《新序》所載是否可信，《新序》與《漢書》之關係若何，又爲何此事不見於《史》、《漢》？

先說《新序》與《漢書》之關係。劉向輯《新序》、《說苑》多錄漢代史事，其與《史》、《漢》重出並見者頗多。班固採擇劉向處，古今學者多能檢證。近人王利器〈漢書材料來源考〉一文舉證尤備（1983，頁1-20）。唯王氏所舉，除一二短例，並未逐一細審兩者間之出入。今將王氏所舉《說苑》、《新序》例與《漢書》一一核對，發現二者異同有以下幾類：

第一，僅文字小異，內容與詳略幾全同者。如《說苑・善說》與《漢書・吾丘壽王傳》述吾丘壽王說周鼎事【附錄一】、《說苑・正諫》與《漢書・枚乘傳》錄枚乘諫吳王前書【附錄二】、《說苑・權謀》與《漢書・霍光傳》敘茂陵徐福事【附錄三】。此外，《漢書・路溫舒傳》錄溫舒尚德緩刑疏，較《說苑・貴德》所載多三百三十餘字【附錄四】，唯相同部份僅文字小異而已。

第二，《說苑》、《新序》略，而《漢書》詳者。如前條路溫舒之疏，胡建殺北軍監軍御史事【附錄五】，于定國諫殺孝婦事【附錄六】，丙吉於宣帝微時有恩事【附錄七】，又枚乘諫吳王，先後有二書，《說苑》僅錄其一，武帝輪臺詔，《新序》節大要二十餘字，《漢書・西域傳》幾詳載全文。此條王利器未輯。

第三，敘事雖同，而敘事場合不同者。如《太平御覽》六八二引《新序》述昌邑王以二千石綬、黑綬、黃綬佩左右賤人，襲遂以諫。《漢書・霍光傳》是於群臣迫昌邑王去位奏疏中提及授綬事。又枚乘諫吳王書，《說苑》謂上於吳王反後，《漢書》謂上於吳王謀逆之時；亂起後所上爲另一書，《說苑》未錄。

第四，事同而出入頗多者。如于定國身世，《漢書・于定國傳》謂爲東海郯人，其父爲縣獄史、郡決曹；〈貴德〉篇作東海下邳人，其父爲縣獄吏決曹掾。又其傳謂「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云云，師古曰：「閭門，里門也」。〈貴德〉則云：「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再如胡建事，《漢書》謂在武帝天漢中，〈指武〉

篇作昭帝時，前書謂其爲守軍正丞，後者謂守北軍尉。楊王孫病且死，《漢書》謂祁侯與王孫書以諫，〈反質〉篇謂祁侯親「往諫」。祁侯所諫與王孫所答，《漢書》有較〈反質〉篇詳細處，也有四十餘字全不同者【附錄八】。

第五，《新序》詳，而《漢書》簡略或刊落者。如《太平御覽》七百一十引《新序》謂：「昌邑王徵爲天子，到滎陽，置積竹刺杖二枚。龔遂諫曰：積竹刺杖者，驕蹇少年柱也。大王奉大喪，當拄竹杖」。《漢書・昌邑王傳》但云：「賀到濟陽，求長鳴雞，遂置積竹杖。」長鳴雞不見於《新序》，滎陽、濟陽亦有異。此二事可分歸第二、四類爲例。《新序》多載龔遂諫昌邑王事，除王利器所考二例，見於《太平御覽》者至少尚有龔遂諫以冠賜儒及奴一例（卷五百引），而爲《漢書》所無。再者，即武帝自將師伏兵馬邑事，載於《新序・善謀》，而不見於《漢書》。

概觀以上五類，除第一類可曰班本之於劉，其餘則不無可商。蓋據王利器先生考證，司馬遷之後，續《史記》之好事者有褚少孫以下十六家。其在班氏父子之前者，至少有褚少孫、劉向、劉歆、馮商、揚雄、陽成衡、史岑七家。諸家採錄前朝與當代之事，難免詳略互見，有異有同。劉向所載，他家非必無；劉向略或竟刊落者，亦可詳見於他家。惜他家之作，除一二因附見《史》、《漢》而傳，幾已全佚，無法逐一與《漢書》比勘。否則，更易確定《漢書》與劉書之關係。《漢書》除本之於《史記》，太初以後，本於劉向、歆父子者最多，殆無疑義。然則班氏博採，除非確知某事獨見於《新序》或《說苑》，似不宜因略見班書與二書同，遽斷前者本之於後者，蓋留心前朝大事與文獻者，非只劉氏。一事數錄，同出一源，實難言班必本於劉也。又孟堅爲蘭台令史，得睹中秘，前朝遺文，雖經莽末之亂，並未全泯[2]。據秘府，參諸家，班氏大可以他處之所詳補劉書之所略，故路溫舒疏奏得增三百三十餘字，枚乘諫吳王兩書得並載於史，又丙吉於宣帝舊恩得詳而言之。前第四類舉班、劉史實之異，尤須注意。蓋班固廣採博擇，於不同處如非別有所本，即另有勘考斟酌。此等歧異處，最足以證班、劉敘事雖近似，卻

2 《後漢書・儒林傳》：「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從此可知，前漢典籍頗有存者。

非班「本之於」劉。如班非本於劉，本於何者？除王利器文曾鉤稽之私人著述外（頁13-17），當以秘書爲主[3]，蓋無可疑。

王利器有一意見極精要，曰：「《新序》所載事與《史》、《漢》合者，或劉氏採諸《史記》，非班氏採諸劉也。《說苑》內所載事與《史》、《漢》同者，亦當作如是觀。」（頁5）以本文所論馬邑事爲例，正是如此。《史》、《漢》俱言韓安國率五將赴馬邑，此班本乎史遷，非本於劉。爲何《史》、《漢》同辭，劉說獨異？而何者爲可信？愚意《新序》或爲實錄，而《史》、《漢》有所諱也。然《新序》失實，史、班並不取，亦非全不可能。因少異源確證，實難一言而斷。以下所論，不過據理而推，非敢言必。

曰《新序》或爲實錄，可得而言者有二：今本《新序》雖殘，然爲劉向所校輯，應無可疑。《史記・商君傳》索隱以爲劉歆所撰，盧文弨曾舉證駁小司馬之非（《群書拾補》，頁441）。近人羅根澤則疑劉向係「校」而非「撰」或「著」《新序》、《說苑》二書（《僞書通考》，頁637-639）。《漢書・楚元王傳》謂：「向采傳記行事，著《新序》、《說苑》五十篇，奏之」。漢人於撰著與編校之別，不若今人嚴格，其所謂撰著者，以今人言之，常爲編次董理，非自有新意，撰爲篇章也。〈楚元王傳〉謂向「著」《新序》、《說苑》，實指採取已有之傳記行事。從而可知，《新序・善謀下》謂武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爲見諸載記，而爲向所採擇者。劉向採擇，例經校讎。武帝時事，著記當存；如《新序》所述，有違著記，劉向理應刪削刊落；既未刊落，當是向以爲尚屬「可觀」。所謂「可觀」，《漢書・藝文志》曰：「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其不可觀者蓋「街談巷議，道聽塗說」之小說家者流。此亦即《說苑》敘錄所說「別集以爲百家後」之「淺薄不中義理者」[4]。易言之，〈藝文志〉歸《說苑》、《新序》於儒家，

3　班氏家有藏書，爲秘書之副，受賜於成帝時，參《漢書・敘傳上》。固後爲蘭臺令史，出入秘府，所見當更多。

4　《說苑》敘錄云：「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餘者〔盧文弨案：疑衍〕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文弨案：疑有脫文〕，令以類相從，一一條別篇目，更以造新事，十萬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新苑，皆可觀」。此段文字顯有脫誤，其云「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爲百家後」，蓋指在《新序》與《說苑》之外之「不可觀」者。〈藝文志〉小說家末列有〈百家〉三十九卷，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頁346-347，徐復觀（1979，頁64），嚴靈峰（1978，頁37）皆以爲即《說苑》敘錄所說之百家後。

自劉向、歆及班固觀之，二書合乎義理，非淺薄之道聽塗說，其有可取之意甚明，此其一。

又〈善謀〉下篇所錄皆漢世謀之善者，共十四事。以與《史》、《漢》比勘，除詳略、字句間有不同，史實幾無出入。以言馬邑事一節言，全節旨在稱述韓安國之謀。劉向將(1)王恢與韓安國之議，(2)馬邑之伏，與(3)武帝下輪臺詔，從安國息兵安民之本謀三事連綴爲一。以(1)而言，《史記》未載，〈善謀〉必據朝議著記而成，此猶桓寬之錄鹽鐵議，班固之記白虎觀議經也；以(3)而言，《史記》亦未錄。〈善謀〉僅節原詔大意，其詳則見《漢書・西域傳》。不論詳略，〈善謀〉與〈西域傳〉原皆本之詔令舊檔，殆無可疑。如(1)、(3)皆非依傍《史記》，而本於著記舊檔，則〈善謀〉述馬邑之伏，遂及武帝自率師事，亦以本諸舊檔最爲可能。漢武時內有禁中起居注之制，外有太史，一言一動，皆在著記[5]。《漢書・藝文志》春秋類有漢著記百九十卷（師古曰：若今之起居注）。此等著記，隨事成篇，非供刊布，較少忌諱，其可信應在《史》、《漢》等二手著作之上。劉向校書中秘，得而見之，用以校《新序》，此或《新序》較近乎實錄者也，此其二。

《漢書・韓安國傳》除增韓安國與王恢和戰之議約一千二百言，餘幾全襲《史記・韓長孺傳》。此千餘言與《新序・善謀》所錄，除文字小異，大抵相同。班固引用文字，例有增刪修潤，雖《史記》不能免。因而謂，此班本於劉，或無大謬。唯班在蘭臺，得睹秘府典冊，韓、王之議，著記倘存，則班亦非必本於劉也。如今典冊不傳，何者爲是，誠難確言。要之，武帝自率師馬邑事，班從史遷而刊落，未從劉向，皎皎然可知。

班從史遷，不從劉，係因劉誤不可從抑或仍有所諱？以愚臆度，二者皆有可能，唯似以後者可能性較大。謂二者皆可能，蓋劉向校《新序》並非全然無誤[6]，武帝自率師馬邑事失實之可能，不能全然排除。一般而論，劉向言漢時事，多經查考，其信實深得東漢人讚譽。長於掌故之應劭，於《風俗通義》卷二論文帝、宣帝之優劣，即據劉向言，駁傳言之非。班固亦推崇劉向。《漢書・東方朔傳》傳末

5 禁中起居注事見《抱朴子・論仙篇》、《隋書・經籍志》起居注條、《史通・史官建置》，《通典・職官三》等；司馬談、司馬遷爲太史令，皆嘗隨武帝巡幸。參李長之，《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頁38-40。

6 參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頁548-549；蒙傳銘，1970，頁22，27，29。

謂：「凡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又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故令後世多傳聞者」云云。劉向既曾親詢知東方朔事者，則其於武帝事，自亦可採訪耆舊，以得其實。因此，劉向謂武帝嘗率師馬邑，應非無中生有。班不用劉，其原因似須於他處著眼。

司馬遷、班固撰述漢史，於前朝及當代之事難免因顧忌而加隱諱。史遷因李陵事，得罪武帝，身受奇辱，憤而著書。其於當朝天子，頗多不滿，時有抨擊。惜〈今上本紀〉失傳，本紀中，史遷如何落墨，不可知。《西京雜記》與《魏志・王肅傳》有武帝見《史記》，怒削景及己〈紀〉之說。此說之不可據，顧頡剛先生於《法華讀書記》曾明辨之，並謂：「史公〈自序〉曰：『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漢興五世，隆在建元，作〈今上本紀〉，可知〈紀〉中必不作毀謗語，祇殘缺失傳爾，豈削之哉！』」[7]是否必不作毀謗語，實不敢言，唯他處之抨擊，正如下引明帝所言，以「微文譏刺」爲特色[8]。此迫於時勢，不得不耳。〈匈奴列傳〉之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閒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史公既師春秋，必遵當世則微之法。班固爲蘭臺令史之先，嘗因私撰國史，繫獄京兆，命幾不保。後明帝閱其所撰，招在蘭臺，得續成書。明帝於史臣書漢家事十分在意。嘗命班固等論史遷微文譏刺之非，謂：「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典引》序）。明帝以爲著史不可貶損當世，以歌功頌德爲忠臣，其旨昭昭然。班固伏誦「聖論」，因作《典引》之篇，以頌漢德[9]。又據《後漢書・明帝紀》及《論衡・佚文

7　顧頡剛，《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五卷，頁3394。

8　參李長之，前引書，頁256-257；283-284；335；369-377。又據《太史公自序》，《史記》有〈今上本紀〉，惜不傳。

9　其事詳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後附「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爲首之一段，及《文選》卷四十八錄班固《典引》序：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

篇》，知同年，因芝草生殿前，神雀集京師，班固與百官各上《神雀頌》[10]。於此可見時主壓力與固爲史臣之難違時勢。此就時勢與二人切身遭際設想，有不便直書武帝親征失敗處。

其次，或謂劉向既已言武帝赴馬邑，班固在後，何須更爲之諱？劉向校書，係纂輯舊文，舊文自有是非，不可全責校書者。班固撰史蘭臺，踵繼史遷，爲一代之國史，其輕重與斟酌，自與劉向不同。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謂：「向所定著之群書，如後人之爲編詩文集，但收拾之，無所放失，其文之美惡，編者固不與。即向自撰之《新序》、《說苑》，本傳明云采之傳記，則其書亦但如後人之撰總集『《隋志》、《舊唐志》凡總集皆題爲某人撰』，文之美惡，固當負責。至於用事之錯謬，則作文者之事，非撰集者之事也。惟太史公、班固之書雖多采他人之作，然既以敘事爲主，又已筆削改竄，乃可以此責之耳。」（頁549）余說與愚意類似。又《漢書・藝文志》以《太史公》百三十篇入《春秋》，乃經；以劉向所序六十九篇「自注：《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入儒家，乃諸子，輕重差異甚明。王充謂：「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論衡・超奇》），即可見春秋與諸子書份量之不同。劉校舊籍，如非過謬，即加輯錄，是其書每一事，錄數說，不妄裁斷；班修國史，自視甚高，其〈敘傳〉謂：「凡《漢書》，敘帝皇，列官司，建侯王，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窮人理，該萬方，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所謂準天地，統陰陽，闡元極，步三光，窮人理，該萬

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楊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爲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爲音，觀隋和者難爲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啟發憤滿，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

10 《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十七年「是歲甘露仍降，樹枝內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師」。《論衡・佚文篇》：「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爵頌〔劉文典曰：《御覽》五百八十八引正作神爵頌。《後漢書・賈逵傳》：帝敕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五頌金玉，孝明覽焉」。

方，何異於史遷之「究天人之際」？所謂函雅故，通古今，即明爲史遷之「通古今之變」，所謂緯六經，綴道綱，總百氏，贊篇章，亦「成一家之言」之意。則其企圖何止修史，直百三十篇後又作一經！此或劉向可說，班固寧從史遷而不言。蓋以史爲經，必嚴義理。史遷作《太史公書》，以繼《春秋》爲志職，所師者《春秋》筆法。〈公羊傳〉曰：「《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閔公元年）。此一義理，史、班皆奉爲圭臬。武帝親赴馬邑事不見於《史》、《漢》，蓋爲尊者諱乎？

再者，班固於史遷之同情與個人之立身哲學亦須注意。班書〈司馬遷傳〉贊曾云：「嗚呼，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極刑，幽而發憤，書（師古曰：言其報任安書，自陳己志，信不謬。）亦信矣。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班於史遷之陷極刑，感慨極深，除全錄其報任安書，以明其志，亦不無同爲史臣，處境相類，自傷自憐之意。班又謂遷「不虛美，不隱惡」，「不能以知自全」，是憐其憤筆譏刺，觸怒當道，未能明哲保身。明哲保身者，班之立身哲學。則其於史遷竟亦諱言處，自以隨而諱之爲上策。

馬邑事詳見《史記・韓長孺傳》。傳中於武帝角色甚爲隱諱，僅藉詳述王恢事後遭遇，譏刺武帝藉口首謀，必欲其死，以爲替罪。馬邑事在元光二年（133B.C.），距史遷作書約僅三十年[11]，武帝仍當朝，傷痛未平，忌諱猶深，史臣何敢明言？韓安國本反對興兵，不意反以護軍將軍之名護諸將伏馬邑。如《新序》可從，則此顯以領軍之責，加諸安國，意在迴護武帝。安國代君受過，史公未能伸其冤，史公之不得已，唯隱約中可見。《史記・韓長孺傳》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曆，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太史公以「義」與「長者」稱許長孺。按傳中所記，長孺善遇曾辱其身之獄吏，有長者寬厚之風；長孺爲梁孝王中大夫，爲孝王說竇太后，釋景帝、太后與孝王間嫌隙，又勸孝王出公孫詭、羊勝，以安梁國，此皆顯現爲臣之義。然此類事，所在多有，似不足以特加稱許。長孺以御史大夫爲護軍將軍，統諸將，隨武帝赴馬邑；馬邑無所

11　司馬遷始作《史記》於太初元年（104B.C.）。參鄭鶴聲，《司馬遷年譜》，頁69-70；李長之，前引書，頁99-101；朱東潤，《史記考索》，頁230。

得，長孺擔統軍之名，以脫武帝之責。代君受過，亦不足爲奇，蓋依封建禮法，功歸於上，過歸於己，乃爲臣之義。《禮記・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董仲舒謂：「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春秋繁露・陽尊陰卑》）然長孺暗受冤屈而不能張，則爲難能。史公知其冤，欲伸之，又格於爲君諱之義，反曲筆以領軍馬邑之責加諸長孺，其中無奈，盍可盡言？遂著一「義」字，供後人玩味。王恢亦爲替罪，史公於恢則少同情。蓋用兵域外，禍及生民，史公一向反對。其譏刺武帝征戰，書中處處可見。王恢倡議用兵，無異幫兇，自史公言之，是何可忍？故於王恢竟無一辭之贊。

然《春秋》筆法於隱諱之外，尚有微言一義。班書承統，亦不免微言[12]。細繹《史》、《漢》韓安國二傳，則知班固雖從史遷，有所諱，亦有意刺武帝，張王恢之冤。《漢書》韓傳敘安國與王恢之議後，有《史記》所無之「上曰：善，乃從恢議」七字。此七字意圖甚明：王恢雖首謀，武帝若不從，即無馬邑之事；從其議，則何能卸責？《史記》太史公曰於王恢無一辭之贊，班書則贊曰：「若王恢爲兵首而受其咎，豈命也虖？」班將其冤歸之於命，同情之意，溢於言表。然格於國史，終不得明書武帝自率師伏馬邑也。

又或謂高祖征匈奴，敗於平城，士卒歸者不過什三，高祖幾不得脫，漢人於此無諱言；馬邑之圍，未損兵折將，無所獲而已，又何須深諱?斯問，誠然。必臆度之，或與高祖、武帝二人心態有關。高祖創天下，征戰無數，或勝或敗，已爲常事，與群臣論得天下，亦不諱言「戰必勝，攻必取」，已不如韓信（《漢書・高祖本紀下》）。沙場老戰於得失之間，或較能淡然處之。而高祖於平城以何計脫困，亦有恥不欲人知，史臣不得言者。武帝則不然。一則武帝血氣正盛，元光二年不過二十四歲，患得患失之心必較高祖爲甚。二則自平城之敗，漢室子孫引爲奇恥大辱，必報之而後快。文帝嘗欲親征，阻於群臣、太后（《漢書・文帝紀》十四年）。武帝即位，亦以雪恥爲志職。元光二年，自率將軍五，師三十萬，伏馬邑，一無所獲，大覺難堪。其難堪於責王恢之言可以概見，武帝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史記・韓長孺傳》）恢固以死代

12　參徐復觀，1979，頁477，503，505-506，532-535。

罪，安國亦被護諸將之名，頂武帝率師之責。武帝不甘失敗，自元光末至元狩四年，幾年年出師，大敗匈奴。元封元年，且勒兵十八萬，出長城，登單于臺，親向單于挑戰；太初四年，武帝詔：「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絶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漢書・匈奴傳》）其少年氣盛，必欲復仇之心，昭然若揭。則其當年嘗親赴馬邑，實甚可能。

易言之，《新序》謂武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或非虛言，《史》、《漢》失載，非不明事實，蓋有以諱之也。如愚說可取，則漢代四百年，除開國之高祖、光武，武帝爲唯一嘗親征之天子。如反是，則除開國，漢天子親征者竟無一人[13]。何者爲是，幸大雅垂教焉。

附記：拙稿既成，了無自信，先後呈勞貞一先生、阮芝生先生、嚴歸田先生指教。承三位先生不棄，分別賜書，多所斧正。諸先生議論宏通，妙意紛陳。伏思所論，益知武帝親赴馬邑事之難有定論。爲不掠他人之美，更便同好討論，特錄三先生書教如下。寫作期間，與同儕好友蕭璠、劉增貴、廖伯源諸兄論辯再三，獲益無窮。切磋之樂，樂何如之。在此謹向諸先生好友致謝。

阮芝生先生書：

『大作「漢武帝在馬邑之役中的角色」讀來甚有興味。武帝親征一事，粗查手邊李唐《漢武帝》、朱煥堯《漢武帝》、張維華《論漢武帝》、福島吉彥《漢武帝》諸書，均未言及，兄可謂讀書得間也。竊謂武帝親征事，新序所言當爲實錄，而史、漢或有所諱。蓋此是何事，只有漏寫、不寫，決不至憑空捏造，無中生有也。除開國征戰外，帝王本無親征之理，然在武帝則屬事所或有。馬邑之謀時，漢家國力已復，武帝年方廿四，熟讀春秋，故欲爲國家除患，替祖宗報讎。觀其詔書，揭然可見。況元封元年帝亦曾親率十八萬騎出長城乎！然馬邑之謀，師勞

13　元封元年，武帝曾率十八萬騎，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並遣使單于邀戰。（《漢書・武帝紀》）此行似爲親征，實則前一年秋，已遣公孫賀出九原，趙破奴出令居，「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同前），匈奴早已遠遁。武帝之巡不過耀武揚威，爲該年四月之封禪作準備，非眞欲一戰也。《史記・封禪書》云：「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從此清楚可見，其北巡與封禪之關係。

無功，武帝大失顏面，私心恨恨，故欲誅王恢以謝天下，罪安國以掩己羞也。有此忌諱，故知而不寫，不敢正面寫，尚合情理，若無親征之事，而於事後推測、虛構，此人活得不耐煩乎？況是劉向！

尚有三點小意見奉聞，唯兄裁之：

(1)史公原有〈今上本紀〉，武帝怒而削之，是必有許多文字觸怒於他。史記「微文刺譏，貶損當世」，當不致於故意淹沒不道。故若謂史公「諱」親征之事，則未可必。

(2)春秋有三諱之義，然「諱」是不顯言，是側面講，繞彎講，輕聲講，而非湮滅事實，顛倒是非，甚至有「諱深譏切」之說。

(3)注19、20之文字若能擇取精要，併入正文（按：部分已納入正文），似可更添聲色。　　79.5.9 』

勞貞一先生書：

『關於馬邑之役問題，武帝是一個主謀的人，這是不成問題的。至於新序與漢書歧異之處，卻是一個難以充分解答的死結。這不僅是漢書史料來源的問題，而且牽涉到新序以前的各種著作。王利器對於這些史料都認爲係班固鈔劉向，這是很粗略的看法。在寄來文稿第三頁中，即很清楚指明班固以前，補史記的人已有褚少孫等十六家，而在班固以前的至少有褚少孫、劉向、劉歆、楊雄、馮商、陽成衡、史岑七家。至於班氏得窺中秘書，在此七家以外更多，大文已曾論列。再加上漢世別傳甚多，在後漢書章懷注及三國志裴松之注所引不少。此種風氣當源自西漢。現存在太平廣記中的東方朔別傳倘若加以比較，就看出漢書據此傳，而非此傳鈔自漢書，那就已佚的當更不少。從寄來說苑和新序與史記、漢書的對照表看來，兩書對於史記部分是採取史記不成問題，對於漢書部分是各有詳略，各有誤正，應屬於說序和新序所取的材料與漢書取自同源，而非漢書採取新序和說苑。尤其是漢書各篇敘述都是一貫下去，不可分割。如其把新序和說苑採取部分刪去，可能就不成文理。這也可見漢書是別有所採的。王利器認爲漢書直接採自說苑及新序，此層尚可商榷。

新序所說只是一個「孤證」。在史記和漢書中，找不到一點漢武帝「親征」的

消息出來。史記是一部在作者生前不準備公開的書，對漢高帝平城之圍，一點也不諱飾，對武帝迷信及心理不正常在封禪書中描寫的十分露骨，也毫不掩飾。至於馬邑之役，只是單于逃走，漢兵並未挫敗，比平城之役輕鬆的多，似乎史記無諱飾的必要。而況漢書成於東漢，東漢皇室乃長沙定王之後，並非孝武子孫，更不必爲此事諱莫如深。如其劉向不加諱飾，班固更不必諱飾。我想漢書爲史書，史筆必需謹嚴，新序爲子書，作子書者不必那樣嚴格。譬如馮唐故事在正史中要考訂詳明，而在子書的王充論衡，就連馮唐姓名都不知道，而隨便的說下去。在此不必苛責劉向，但審核史料，子書標準就要差些。　　79.11.28』

嚴歸田先生書：

『大著論武帝馬邑事亦已拜讀。所論入情入理，應可謂幾於定論，而仍只作一項意見提出，深得嚴謹之義……在大著所作推論中，我想仍可增加一句，即劉向著新序說苑當在成帝世。西漢末年，朝廷政治氣候似較開放。向編集舊聞，固不妨能存眞像。明帝刑名察察，顯言爲臣者當「頌述功德」班固此時撰史，自必兢兢業業，況史遷已不書武帝親征，若班固加此一筆，則更罪加一等。其從史遷諱之，固宜。兄台思之，以爲然否？　　80.4.10』

（本文於八十年五月二日通過刊登）

附錄一

《說苑・善說》，頁 4 下-5 下	《漢書・吾丘壽王傳》，頁16上-下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及汾陰得寶鼎武帝嘉之薦見宗廟感於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曰陛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周鼎群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附錄二

《說苑・正諫》，頁 21 上-23 下	《漢書・枚乘傳》，頁 21 下-26 上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聞之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裘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而重驚之係方絕而重鎭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者卻背而走無益也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冷令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	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爲逆也乘奏書諫曰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鎭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叠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埶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叠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倉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

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棻百步百發百中楊棻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禍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絶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紡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絶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厎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參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納乘等去而之梁從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鼂錯爲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兵西鄉以誅錯爲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曰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

益也不如絶薪止火而已不絶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持矢也禍生有　禍生有胎納其　絶其胎禍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絜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引而絶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礱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長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卒死丹徒

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脩治上林雜以離官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饟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跡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大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

附錄三

《說苑・權謀》，頁12上-13上	《漢書・霍光傳》，頁19下-20上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人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書者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埃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埃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埃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向使福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埃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福帛十匹拜爲郎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默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耶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絶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

附錄四

《說苑・貴德》，頁 8 上-10 上	《漢書・路溫舒傳》，頁 27 下-30 下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過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婦勠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穫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誣詞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恐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罪何則成鍊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無極偷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爲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	宣帝初即位温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孋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大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憙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丘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愼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

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烏轂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污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爲臨淮太守

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歐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各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憙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遷廣陽私府長內史舉溫舒文學高第遷右扶風丞時詔書令公卿選可使匈奴者溫舒上書願給廝養暴骨方外以盡臣節事下度遼將軍范明友大僕杜延年問狀罷歸故官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附錄五

《說苑・指武》，頁 6 下-7 下	《漢書・胡建傳》，頁 2 下-4 下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城有其祠也	胡建字子孟河東人也孝武天漢中守軍正丞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後爲渭城令

附錄六

《說苑・貴德》，頁13上-14下	《漢書・于定國傳》，頁5下-6上，9上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于公爲縣獄史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爲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鄰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奈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爲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爲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爲西平侯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叅丁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附錄七

《說苑・復恩》，頁5下-6上	《漢書・丙吉傳》，頁8上-下，9下-10下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徵時孝宣皇帝即位衆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爲博陽侯終饗其樂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爲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爲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絶口不道前恩故朝庭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吉識謂則曰汝嘗坐養皇曾

	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焉詩不云虐亡德不報其封吉爲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瘉

附錄八

《說苑・反質》，頁15上-16下	《漢書・楊王孫傳》，頁1上-2下
楊王孫病且死令其子曰吾死欲倮葬以反吾眞必無易吾意祁侯聞之往諫曰竊聞王孫令葬必倮而入地必若所聞愚以爲不可令死人無知則已矣若死有知也是戮尸於地下也將何以見先人愚以爲不可王孫曰吾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世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而腐之於地下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出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歸者得至而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其眞冥冥視之無形聽之無聲乃合道之情夫飾外以誇衆厚葬以矯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然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厚裹之以幣帛多送之以財貨以奪生者財用古聖人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之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欲倮葬以矯之也昔堯之葬者空木爲櫝葛藟爲緘其穿地也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人生易尚死易葬不加於無用不損於無益謂今費財而厚葬死者不知生者不得用謬哉可謂重惑矣祁侯曰善遂倮葬也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羸葬以反吾眞必亡易吾意死則爲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羸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羸見先人竊爲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爲之棺椁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羸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眞與暴骸於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眞也反眞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眞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椁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

	枯腊千載之後棺椁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眞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匱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殗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不加功於亡用不損財於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贏葬

附錄九　馬邑之議——〈新序〉、〈漢書〉記載對照表

	《新序》卷十〈善謀〉下 四部叢刊景宋本，頁14上-17上	《漢書》卷五十三〈竇田灌韓傳〉 北宋景祐刊本，頁15下-19下
1	孝武皇帝時大行王恢數言擊匈奴之便可以除邊境之害欲絶和親之約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爲兵不可動孝武皇帝召群臣而問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今單于逆命加慢侵盜無已邊郡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以攻匈奴如何大行臣恢再拜稽首曰善陛下不言臣固謁之臣聞全代之時比未嘗不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也然尚得養老長幼樹種以時倉廩常實守禦之備具匈奴不敢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家天下同任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而匈奴侵盜不休者無他不痛之患也臣以爲擊之便	明年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迺召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幣帛文錦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竟數驚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恢對曰陛下雖未言臣固願效之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爲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
2	御史大夫臣安國稽首再拜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而投鞍高於城者數所平城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怨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爲和親至今爲世利孝	御史大夫安國曰不然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功故迺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壹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

	文皇帝嘗屯天下之精兵於嘗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少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爲和親之約至今爲後世利臣以爲兩主之迹足以爲效臣故曰勿擊便	然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寤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爲效矣臣竊以爲勿擊便
3	大行曰不然夫明於形者分則不過於事察於動者用則不失於利審於靜者恬則免於患高帝被堅執銳以除天下之害蒙矢石沾風雨行幾十年伏尸滿澤積首若山死者什七存者什三行者垂泣而倪於兵夫以天下未力厭事之民而蒙匈奴飽佚其勢不便故結和親之約者所以休天下之民高皇帝明於形而以分事通於動靜之時蓋五帝不相同樂三王不相襲禮者非故相反也各因世之宜也教與時變備與敵化守一而不易不足以子民今匈奴縱意日久矣侵盜無已係虜人民戍卒死傷中國道路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哀也臣故曰擊之便	恢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非故相反也各因世宜也且高帝身被堅執銳蒙霧露沐霜雪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槥車相望此仁人之所隱也臣故曰擊之便
4	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之利不什不易業功不百不變常是故古之人君謀事必就聖發政必擇語重作事也自三代之盛遠方夷狄不與王朔服色非威不能制非強不能服也以爲遠方絶域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者輕疾悍亟之兵也	安國曰不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以古之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占古語重作事也且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弗能服也以爲遠方絶地不牧之民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風去

	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也至不及圖去不可追來若風雨解若收電今使邊鄙久廢耕織之業以支匈奴常事其勢不權臣故曰勿擊爲便	如收電畜牧爲業弧弓射獵逐獸隨草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埶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
5	大行曰不然夫神蛟濟於淵而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者秦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時之變攻取戎辟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爲秦侵胡以河爲境累石爲城積木爲寨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癰潰疽必不留行也則北發月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	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繆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辟數千里以河爲竟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燧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以疆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若是則北發月氏可得而臣也臣故曰擊之便
6	御史大夫曰不然臣聞善戰者以飽待飢安行定舍以待其勞整治施德以待其亂按兵奮衆深入伐國墮城故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夫衝風之衰也不能起毛羽強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盛之有衰也猶朝之必暮也今卷甲而輕舉深入而長驅難以爲功夫橫行則中絶從行則迫脅徐則後利疾則糧乏不至千里人馬絶飢勞以遇敵正遺人獲也意者有他詭妙可以擒之則臣不知不然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之便	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且臣聞之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夫盛之有衰猶朝之必莫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敺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絶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意者有它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也臣故曰勿擊便

7	大行曰不然夫草木之中霜霧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遯也通方之人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伏輕卒銳士以待之陰遮險阻以備之吾勢以成或當其左或當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臣以爲擊之便於是遂從大行之言	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明鏡不可以形逃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埶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
8	孝武皇帝自將師伏兵於馬邑誘致單于單于既入塞道覺之奔走而去	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迺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視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大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別從代主擊輜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語在匈奴傳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王恢等皆罷兵

徵引書目（依於正文出現先後爲序）

1. 《史記》　瀧川龜太郎《會注考證》本，標點本
2. 《漢書》　百衲本，王先謙《補注》本，標點本
3. 《新序》　四部叢刊本
4. 《說苑》　四部叢刊本
5. 王利器　〈漢書材料來源考〉《文史》21（1983），1-20
6. 《太平御覽》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商務）
7. 盧文弨　《群書拾補》，叢書集成初編，（商務）
8. 張心澂　《僞書通考》（明倫出版社，1971）
9. 《文選》　李善注標點本（文津出版社，1987）
10. 《論衡》　劉盼遂《集解》本（世界書局，1976）
11. 《春秋公羊傳》　十三經注疏本（大化書局，1982）
12. 錢大昭　《漢書辨疑》（《四史辨疑》，鼎文書局，1977）
13. 錢大昕　《廿二史攷異》（叢書集成初編，商務）
14. 沈欽韓　《漢書疏證》（光緒二十六年浙江書局刊本）
15. 梁玉繩　《史記志疑》（《四史辨疑》）
16. 王鳴盛　《十七史商榷》（《史學叢書》，藝文印書館）
17. 趙　翼　《廿二史劄記》（杜維運考證本，華世出版社，1977）
18. 楊樹達　《漢書窺管》（世界書局，1961）
19. 王叔岷　《史記斠證》（史語所專刊，1983）
20. 陳　直　《史記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21. 陳　直　《漢書新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
22. 蔡信發　《新序疏證》（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75）
23. 梁榮茂　《新序校補》（水牛出版社，1971）
24. 蒙傳銘　〈新序校記〉《新亞書院學術年刊》12（1970），19-73
25. 趙善詒　《說苑疏證》（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

26. 張維華　〈論漢武帝〉《漢史論集》（齊魯書社，1980）
27. 余嘉錫　《四庫提要辨證》（中華書局，1974）
28. 徐復觀　《兩漢思想史》（學生書局，1979）
29. 嚴靈峰　〈劉向說苑敘錄研究〉《大陸雜誌》56：6（1978），37-42
30. 《史通》　浦起龍《通釋》本（世界書局，1962）
31. 《通典》　《十通》本（商務，1987重印）
32. 李長之　《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開明書店，1974）
33. 鄭鶴聲　《司馬遷年譜》（國史研究室，1973）
34. 朱東潤　《史記考索》（開明書店，1969）
35. 安作璋　《班固與漢書》（山東人民出版社，1979）
36. 《春秋繁露》　蘇輿《義證》本（河洛圖書出版社，1974）
37. 吳汝煜　《史記論稿》（江蘇教育出版社，1986）
38. 聶石樵　《司馬遷論稿》（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
39. 劉乃和編　《司馬遷和史記》（北京出版社，1987）
40. 顧頡剛　《顧頡剛讀書筆記》（聯經出版公司，1990）